

卡內提斯人斯事一

從《得救的舌頭》談起

德文譯者 ◎ 楊夢茹

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戴在卡內提（Elias Canetti, 1905~1994）的頭上，彼時臺灣的出版界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的熱度不像現在這樣沸沸湯湯，1989年的書市上只見得到卡內提一本著作《迷惘》*Die Blendung*，（遠景出版），而且竟然是由英譯本翻成中文。遲至二十多年之後，這位歐洲文壇巨星的回憶錄三部曲：《得救的舌頭》*Die gerettete Zunge*、《耳中的火炬》*Die Fackel im Ohr*、《目光的遊戲》*Das Augenspiel*，1977~1985，從今年6月起才陸續與中文讀者見面（臺灣商務印書館）。

當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加諸卡內提的身上時，他剛完成了第



得救的舌頭
伊里亞斯·卡內提著
林維杰譯 / 臺灣商務印書館
9306 / 370元
ISBN 9570518812 / 平裝

二本自傳；在這之前，曾於1967年獲頒德國語文暨詩歌學會圖書獎（Büchner-Preis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奧地利國家獎（Große Österreichischer Staatspreis），1972年則榮獲奧地利科學與藝術獎章（Österreichisches Ehrenzeichen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卡內提是猶太裔，祖先來自15世紀被西班牙與葡萄牙驅逐，因而流徙東歐各國的猶太人，他在保加利亞誕生，從小在充滿著異文化的環境裡長大，居住過的地方包括曼徹斯特、蘇黎世、維也納與法蘭克福等。他的母語是一種古老的西班牙口語，照顧他和兩個弟弟的褓姆說保加利亞語，而他的父母親是在維也納讀書時認識相戀的，德語之於他倆是甜蜜的語言，「每當雙親一開始用德語交談，他們的氣氛就會異常活潑又有趣，

……我認為他們談的必定是一些美好的事物，一些只能用德語才得以表達的事物。…想了解們的神祕語言一直是我眾多願望中最強烈渴望的。」7歲時他的父親意外過世，母親決定送他去維也納上學，便在日內瓦的湖畔，以幾近蠻幹的方式教他德文。擁有語言天賦的卡內提在短短一個月內



學會了初階德語，日後並決定以德文寫作，這段淵源在《得救的舌頭》有清楚的交代。終其一生他與母親的關係都很密切，以幼小之軀保護新寡的母親不跳下樓去，以稚齡與母親暢談詩文小說及戲劇，在某一個程度上他替代了他父親的角色，而這也使年長後的他深以為苦。

在法蘭克福念完高中之後，卡內提到維也納上大學，違背自己的興趣，屈從於龐大家族的壓力，他主修化學，並獲得化學博士（中譯本誤植為哲學博士）。32歲時推出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本小說《迷惘，1935》，敘述一位與世隔絕的漢學家以及人性狹隘所顯現出來的公然的暴力。他是位多面相的作家，筆觸擴展向戲劇、理論以及格言警句等，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看法：「這些作品雖遊走於不同的方向，卻在作者最原創的生花妙筆下匯集。」當卡內提執筆寫下自己32歲之前的生命紀錄時，主張「膽小，真正的膽小只是畏懼自己的回憶的人。」的他，以坦蕩蕩的胸襟為基調，讀者無不驚訝於他鉅細靡遺的記性，他不但描繪小學同學的相貌、性情好惡以及與他的互動，讀過的書籍，周遭人事物的變化，連一草一木都不放過。這些經歷為他的理論鉅著《群眾與力量》*Masse und Macht*，1960打下扎實的基礎，除了回憶錄三部曲記下一個成長背景複雜、充滿悲劇色彩（猶太人、幼年喪父、居無定所）的文學大師的故事以外，德文世界的讀者還可以在其中找到構成《群眾與力量》的人物、思想與事蹟，難怪當年甫出版便立刻得到極大的迴響與好評。

然而，並不具備這些背景的中文讀者，是否也能從《得救的舌頭》以及另外兩本自

傳中開鑿出閱讀的樂趣？

首先，卡內提的父母由於經濟因素，為了逃避強勢祖父帶來的壓迫感，同時也因為親戚遍佈歐洲，行旅從保加利亞延展到英國，繼而遷往德國，旋又落腳奧地利，而卡內提對各地的風土民情，乃至女僕、家教或行為怪異的鄰居與往來的友人都以素描的方式逐一介紹；這提供了我們一個寬廣的世界與遼闊的視野。再者，卡內提從小就被文學深深吸引，鎮日捧讀超齡的作品，有些書甚至看上四十次之多。當我們感嘆今不如昔，為國人日漸低落的中文程度焦慮時，看看二十世紀初期一個孩童，日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長過程的喜怒哀樂，如何沉浸在讀書的喜悅中，未嘗不可當作一個借鏡。第三，他因緣際會與當時在藝文領域各據一方的風流人物交往，聽其言，觀其行，仿若舞臺上一個個熱鬧繽紛的橋段；對於歐洲文化有興趣的人，好奇與求知欲可以獲得滿足。

卡內提的文字看似平淡，常見自創的表達方式，獨門絕活在於對人的觀察，無論名噪一時的人物如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貝爾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甚或名不見經傳的凡夫俗子，在他的筆端都是活生生的，而且一律平等。雖然擅長從不經意處下筆，卡內提卻又謙稱「我厭煩看透人們，太簡單了，而且沒有用處。」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他捕捉特寫鏡頭之餘，僅僅平鋪直敘，乍看之下不明白他的用意，其實間接表達了他的淡然。

三部曲之一《得救的舌頭》，以他生命的前五年為主軸；之二《耳中的火炬》涵攝十年青年時光，專斷的母親以及與第一任妻子薇颯相識的過程，重頭戲在於他在法蘭克

福參與過的一場群眾運動，書中幾乎涉及半部歐洲文化史的人物、作品和論述；之三《目光的遊戲》，主要闡述他兩部劇作《婚禮》*Die Hochzeit*，1932、《虛榮的喜劇》*Komödie der Eitelkeit*，1934，小說《迷惘》的成書過程，心儀作曲家馬勒的女兒安娜·馬勒（Anna Mahler）卻未獲回應的心聲，最後以母親過世為回憶錄畫下句點。

納粹德國合併奧地利之後，卡內提與妻子薇颯逃到英國，此後倫敦與蘇黎世是他定居的兩個城市。薇颯是他在維也納上大學期間，參加卡爾·克勞斯的朗讀會時認識的，逝於1963年，而立之年曾經分別在維也納的《工人報》*Arbeiter-Zeitung* 發表過兩篇小說，但與另外三篇小說集結成冊為《黃色街道》*Die gelbe Straße*，卻要等到1990年，也就是她離開人間後的第27年才正式與讀者見面。她傾全力為丈夫的創作辯護，同時也是他最重要的文學顧問，很早即識出卡內提的才華，但當他闖出名號來時，她卻驚恐不已，卡內提寫道：「因為這威脅著要毀掉我們：她，還有我自己，我倆的愛，我們的希

望。因為不願放棄自己，她開始寫作，但為了不損害我所需要的，即她舉手投足都是為了我無與倫比的企圖，她佯作並未寫作。」

《黃色街道》獲得廣大讀者的賞識，更引起不少女性主義者撻伐，批評卡內提為了自己的野心，犧牲了妻子的寫作才華，一位評者以「忍耐因而綻放出玫瑰」來形容薇颯遺稿的風姿。

誠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對卡內提的讚語：「卡內提作品的巔峰是他的回憶錄，……在這些童年及青少年的回憶中，他將描寫敘事詩時所展現雷霆萬鈞的力量發揮到極至，1900年代初期，中歐豐富的政治及文化生活——尤其是維也納的生活形式——在在反映在回憶錄中。卡內提面對奇特的環境，許多引人矚目的命運，以及他自己獨特的受教育歷程——總是針對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均可從回憶錄的明朗風格看出，這種風格在本世紀以德文撰寫的回憶錄中，已不多見。」此間的讀者不妨以開放的態度來欣賞這三朵遲開在中文土地上的花朵。